



【印度】普列姆 昌德著

舞 台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度】普列姆 昌德 著
庄 重 译

0009634

舞 台



XWTS 0023781



舞 台

〔印度〕普列姆昌德著

庄 重 译

责任编辑：苏炳文 王伟轩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3.375印张 3插页 542,000字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500册

书号 10111·1263 定价 2.40元

《舞台》中译本序

季 美 林

在所有的印度近代作家中，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我想不外是两个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泰戈尔；一个就是普列姆昌德。两个人都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作家。

关于泰戈尔，我们从五四运动后不久，就开始翻译他的作品，什么《飞鸟集》、《新月集》、《吉檀迦利》等等诗歌，还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等等。这些作品都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泰戈尔亲身到中国来过两次，毕生从事促进中印友好的工作。应该说，他对构筑和继续巩固中印友谊的金桥这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贡献了很大的力量。

至于普列姆昌德，他没有到中国来过，也没有文章专门谈中印友谊。但是他同样促进了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了解，因而在无形中也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什么这样说呢？泰戈尔出身于一个大贵族家庭，受的是高等教育。他描写的人物几乎都是出身于印度上流社会，即使是描绘一些下层人物，也不过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关心他们而已。这样的上流社会我们中国读者是愿意了解的，也是有必要去了解的。

但仅仅是这些，还是不够的，不全面的。我们中国人民也愿意了解一下印度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看看他们做些什么；钻入他们的心灵，了解一下他们想些什么，比如说农村里贫苦农民、城市里辛苦谋生的小职员等等。这些普通老百姓的心同中国一般的劳动人民的心挨得更近。通过了解这些人，更容易了解印度社会的真实情况。这个任务由普列姆昌德完成了。在《戈丹》里面贫苦农民何利·拉姆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中国读者的心中，引起了我们的共鸣与同情。这难道不就是加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从而促进了我们的友谊吗？

象《戈丹》中何利·拉姆的形象，在中国已经翻译出版的普列姆昌德的作品中，还可以遇到不少。比如短篇小说《一把小麦》中的低贱种姓出身的农民香克；短篇小说《卡萨克》中的低贱种姓出身的“巴西”卡萨克等等许许多多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下层人民，都活生生地活在中国读者的心中。现在在这一部长篇小说《舞台》里，我们又遇到了一个舍生维护正义的盲丐苏尔达斯，他也是一个印度下层人民的典型。他是多么贫苦，遭遇到了多少挫折，然而他的骨头又是多么硬，勇气又是多么大。他简直就变成了正义的化身。从此，我们中国读者的心中又多了一个活生生的印度人物的形象，我们对独立前在外国殖民者统治下的印度人民更加了解，更加同情了。

我们上面已经谈到，泰戈尔和普列姆昌德描写的对象很不相同。但是泰戈尔和普列姆昌德实际上是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因为缺少一个，印度社会的图景就是一个不全面的图景，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或者配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全面的图景。我们中国读者所希望知道的不正是一个完全的印度社会的图景吗？几千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就互相往来，近几

十年来，这种往来更加频繁。但是无论频繁到什么程度，也不可能让中国人都到印度去或让印度人都到中国来。这将是永远办不到的事情。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而据我的看法，最有效的还是文学作品。其他如地理、历史等等的书籍，哪一本也代替不了文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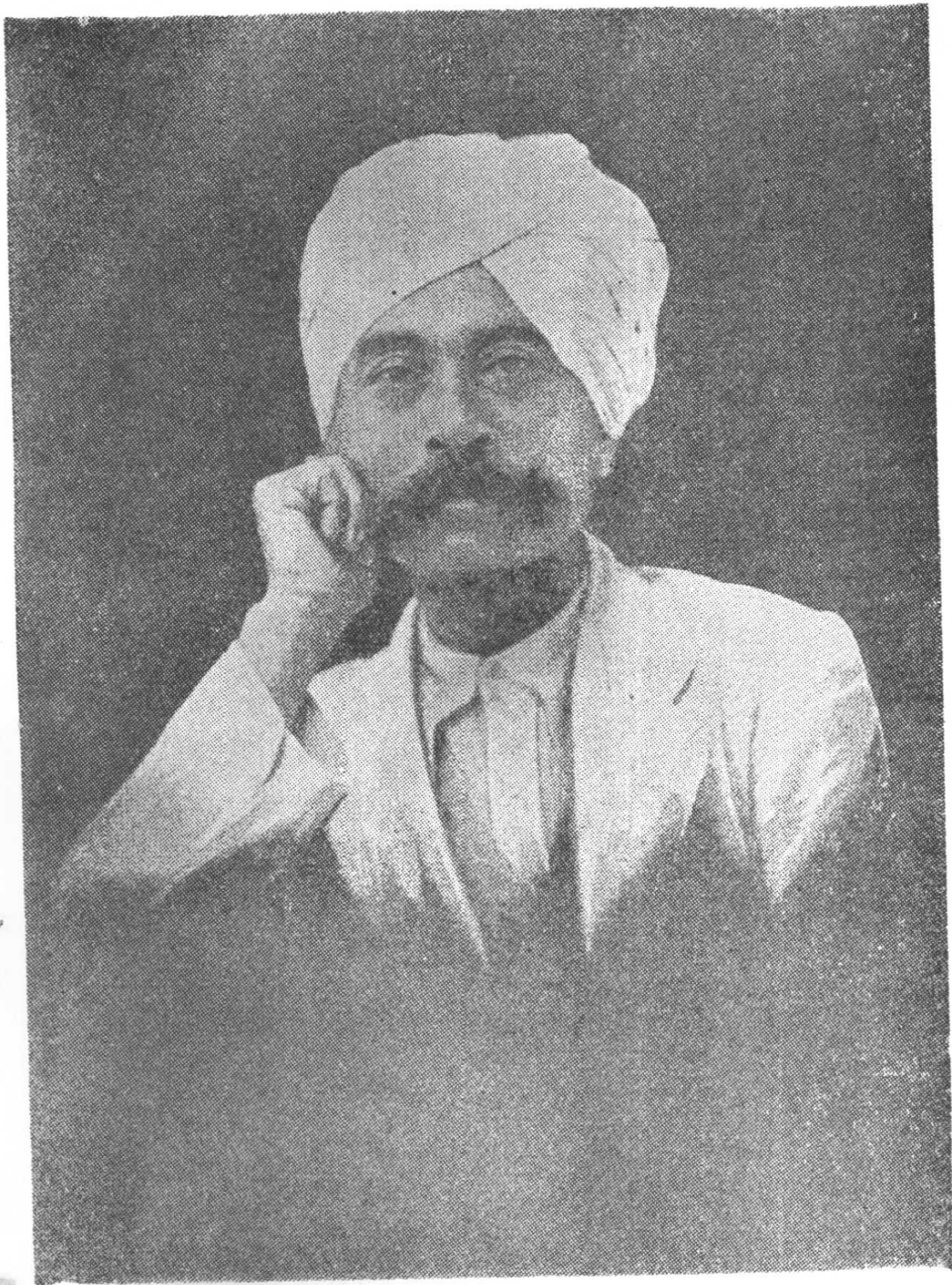
就为了这一个原因，尽管我们已经翻译了不少普列姆昌德的作品，我们仍然热烈欢迎他这部长篇小说《舞台》的翻译出版。在作者普列姆昌德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就让他这一部长篇小说蕴含着印度人民的心灵，带着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在中国大地上找到千千万万的读者吧！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之花将会越开越艳丽。

1980.4.15

内 容 提 要

这是现代印度著名作家普列姆昌德的一部长篇名著，它描写的是：印度贝拿勒斯市郊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苏尔达斯，他祖辈遗留下二、三十亩荒芜的土地，供牧人放牧，不取分文。资本家约翰·西瓦克计划在市郊开办卷烟厂，看中了苏尔达斯的这块土地，拟高价收购，却遭到苏尔达斯的拒绝。约翰·西瓦克软硬兼施，用各种手段企图将地弄到手，亦未得逞。约翰·西瓦克的朋友、土邦王公贡鄂尔·普拉特·辛赫为报答朋友的女儿抢救他的被火烧伤的儿子之恩，通过其女婿、市政委员会主席莫罕德拉·古玛尔王公以法律程序将苏尔达斯的土地强行征购。苏尔达斯不畏强暴，以其动人的歌声到处向市民倾诉冤屈，博得群众的广泛同情。后来，此事发展成为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运动。这次运动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血腥镇压，苏尔达斯惨遭杀害。但是在强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下，莫罕德拉·古玛尔被迫辞去市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最后，古玛尔在捣毁苏尔达斯的塑像时，被倾塌的塑像砸倒，并死于苏尔达斯的塑像脚下。

书中描写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印度社会的各种矛盾、英国殖民主义者对印度的残酷统治、印度土邦王公和地主的阴险狡诈，以及印度人民波澜壮阔的反抗运动。本书是作者的成名作。



本书作者普列姆昌德像

—

城市是有钱人生活和商人做生意的地方。市郊是他们寻欢作乐、挥霍享受的去处。市中心区则是他们子女的学校和他们在公正的幌子下为欺压穷人而进行诉讼的场所。城区周围是贫民窟。贝拿勒斯的邦德浦尔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城区的灯光照不到这里，城区的洒水车的水洒不到这里，城区的自来水也流不到这里。这里小路旁边有几家小杂货铺和小糖果店。在这些小店铺的后面住着赶马车的、挤牛奶的和其他一些靠做工维持生计的人。也有几户所谓体面人家。衰落的家境迫使他们离开城区迁来这儿。他们当中有一位出身皮匠的贫苦盲人，人们都管他叫苏尔达斯^①。在印度，对盲人来说既没有取名字的必要，也不必一定有个职业。苏尔达斯就是他现成的名字，而乞讨正是他现成的职业。这个地方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好品格和美德。他酷爱音乐，内心有着一种特殊的美好的感情。笃信神灵、助人为乐是他的特性。他双目失明，但心明如镜。

苏尔达斯瘦骨嶙峋，体质十分虚弱，但天性纯朴善良。也许是造物主为了要有人乞讨才让他降生似的。他每天拄着拐棍来到路旁，为过路行人祈求安宁。“行行好吧，愿老天爷赐福给你！”——这句话是他生命的支柱。他翻来复去叨

^① 苏尔达斯是印度中古时期的大诗人，相传是盲人。

念着它，也许他觉得这句话是博得人们同情和怜悯的源泉。他坐在路旁，为步行过路的人祈祷祝福。每当有两轮马车驶来，他便立刻跟在后面，有时尾随四轮马车，他两条腿就好象长了翅膀一般。然而，他对追逐汽车总认为是超越自己良好的心愿的事。经验告诉他，汽车对谁的话也不听的。从清晨到黄昏，他的时光就是在为别人祝福之中度过的，不管严冬酷暑，从不间断。

印历八月^①，一阵阵沁人肺腑的凉风迎面吹来。已是黄昏时刻。苏尔达斯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路旁。他倾听着、期待着正在驶来的两轮或四轮马车为他带来希望的声响。车把式们在马路两旁的树荫底下，卸下了鞍辔。公牛咀嚼着摆在麻布片上的豆饼和草料。车把式们燃着了牛粪^②，有的在一块布单上和着面粉，有的把和好的面擀成圆圆的薄饼在火上烤着。他们不需要任何炊具，下饭有盐水芋头泥就足够了。没有人为这样穷困艰苦的生活发愁。他们边烤饼，边哼小调，系在牛颈上的铃铛的响声还为他们伴奏哩！车把式古尼什向苏尔达斯问道：“喂，善人，想不想结婚呀？”

“哪儿有合适的女人啊？”苏尔达斯摇着头说。

“怎么没有呢，有个村子就有位瞎眼姑娘，她和你是一个种姓，怎么样？要不要我为你说说这门亲事？事成了，迎亲队^③可得痛痛快快地吃两天大饼哟。”古尼什说。

“要是能找到既弄到钱又摆脱靠行乞过日的地方就好了。我现在只为自己的肚皮发愁，到那时还得为一个瞎婆娘的肚皮操心。我可不打算往自己的脚上套条铁链，拴住自己。要是条金链子，那还差不多。”苏尔达斯说。

① 约相当于公历十月。

② 牛粪在印度也被当作燃料。

③ 迎亲队是结婚时男方去女方迎娶新娘的队伍。

“当然不会娶个家财万贯的老婆，但晚上总得有个按脚捶背的老伴。到那时，你就会年轻起来，总不至现在这样骨瘦如柴吧。”古尼什说。

“是啊，到那时连乞讨的本钱也没了。人们见我 现在这副骨头才产生怜悯之心。到那时有谁还来施舍肥头大耳的人呢？相反，得到的是讥笑和挖苦。”苏尔达斯说。

“不能这么说。她侍候你，给你做饭，还可以到贝金掌柜那里轧轧棉花籽，每天赚回四个安那^①呢。”古尼什说。

“那就更倒霉啦。坐吃老婆赚的钱，还有什么脸见人啊！”苏尔达斯说。

这时，一辆马车驶来。苏尔达斯拄着棍子站起来，这正是他乞讨的好时刻。城里的巨商富贾就是这个时候出来兜风散步的。马车一驶到跟前，苏尔达斯便尾随车后，边跑边喊：“老爷，行行好吧。愿老天爷赐福给您。”

坐在四轮敞篷马车前排座位上的是约翰·西瓦克先生和他的妻子西瓦克太太，后排坐着他们年轻的儿子柏拉普·西瓦克和他的妹妹苏菲娅·西瓦克。肤色白皙的约翰·西瓦克有着一副健壮的体格，虽已年迈，两鬓染霜，胡须泛白，但脸色还是那么红润。他那一身英国绅士装束，显得风度翩翩。他的脸上不时流露出一种傲慢和自信的表情。饱受风霜的西瓦克太太，满面皱纹，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也掩饰不住她内心的狭隘。虽已成年但仍带稚气的柏拉普·西瓦克精神萎靡，修长的身材有些纤弱，带上眼镜，显得严峻深邃，眼角上流露出忧郁的目光。这时，他好象沉醉在美丽的大自然之中。苏菲娅小姐是个嵌着一双晶莹大眼的羞怯的少女。体态苗条轻盈，婀娜多姿，宛如一朵盛开的鲜花。她那美丽

^① 安那是印度旧币制单位，十六个安那等于一个卢比。

动人的面庞露出羞涩、温顺的神情，给人以聪颖、睿智的感觉。

苏尔达斯尾随马车跑着，跑得那么快、那么远，恐怕连老练的运动员也望尘莫及。

“这个讨厌的家伙，把我耳朵都喊聋了。难道他非这样跟着跑下去不成？”西瓦克太太厌恶地说。

“天知道，在我国，这种灾难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要拯救一个从不以乞讨为耻、甚至连那些高贵的种姓也把乞讨当成生计的国家，要拯救连伟人们也把乞讨当成唯一的生存基础的国家，不知道还要多少世纪呢？”约翰·西瓦克先生说。

“在我们这里，这风俗从古代就流传下来了。”柏拉普·西瓦克说：“远在吠陀^①时期，王公们的子孙在私塾求学，也要靠乞讨养活自己和他们的老师。对那些学者和圣人来说，乞讨也从不被认为是耻辱的事。他们摆脱世俗的眷恋，为了求得学识，而乞求怜悯。可是，现在人们不恰当地利用了这个风俗。我甚至还听说，有不少婆罗门^②地主打官司自己从来不掏腰包。他们整天借口不是女儿出嫁、就是亲属死亡而向人们乞讨。晚上把从人们那里乞讨得来的粮、米卖掉，换成卢比，最后把这些钱塞进法院推事和律师们的腰包里。”

“车夫，告诉那瞎子，没有零钱，叫他走开！”西瓦克太太说。

“不，妈妈，有零钱就给几个吧，可怜他跑了这么远的路，别使他失望，不然他会多伤心啊。”苏菲娅说。

“谁让他跟着跑呢！这是他自找苦吃。”西瓦克太太说。

① 印度最古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

② 印度教四种姓中的最高种姓。

“不，好妈妈，给他几个钱吧，多可怜啊，看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苏菲娅说。

柏拉普·西瓦克从上衣口袋里拿出钱包，但一个铜板或一枚镍币也没找到，要是给他一个银币又怕母亲生气，于是对妹妹说：“苏菲娅，真不巧，没有零钱。车夫，你跟瞎子说，叫他慢慢走到前面的仓库，到那里也许会找到零钱给他的。”

然而，苏尔达斯怎么会对这些话感到满意呢？心想，哪会有人在仓库那儿等他呢，要是马车走了，不是白白地跑了这么远的冤枉路吗？他紧跟着马车不放，整整跑了一英里路。马车来到仓库前停下来。约翰·西瓦克一家便走下车。苏尔达斯站在一旁宛似绿树丛中的一棵枯木桩子。他气喘吁吁，已经是精疲力竭了。

约翰·西瓦克在这里开了一个皮货购销店。一个名叫达西尔·阿里的人任这店的管事。他正在前廊下坐着，看见老爷来了，便急忙站起来，行礼问候。

“怎样啊，管事先生，皮货的收入还好吧？”约翰·西瓦克问道。

“没有预计的那么好，老爷。不过，慢慢会好起来的。”达西尔回答说。

“要多跑跑，多转转。老是坐在这儿等是不行的，要到附近农村里多走动走动。我打算会见市政委员会主席，让他在这儿开设一间烟酒店。这样一来，附近的皮匠就会常来，你也就有机会跟他们结识。这年月，不搞点小花样，是办不成事的。就拿我来说吧，几乎没有一天不会见城里的名商巨贾。一万卢比的保险单，也得奔波几天才能搞成呀。”

“老爷，我自己也很着急。我怎么会不知道，主人要是无利可图，干嘛开这店呢？可您给我的薪水又难以维持生

活。每月二十卢比连买粮食都不够，别的开销就别说了。我一直不敢告诉您，可不对您说，又对谁说呢？”达西尔说。

“先干着吧，会给你提薪的。你的账簿在哪儿？给我看看。”约翰·西瓦克说。

说着，约翰·西瓦克便在前廊下一条断了腿的木凳上坐下来。西瓦克太太也在一张椅子上坐下。达西尔取出账簿，放在约翰·西瓦克面前。西瓦克开始检查账目，刚翻几页，便厌烦地说：“你直到现在连记账的规矩都不懂，还要我给你加薪？账目要象一面镜子，可这里，一点儿也反映不出你总共收进多少货，发出多少货。你每收购一张皮子所得的一个安那的回扣，也没记在账上。”

“这也要记在账上吗？”达西尔说。

“为什么不能呢？难道这不是我的收入吗？”约翰·西瓦克说。

“我还以为那是我权限内的事呢。”达西尔说。

“这个钱决不能归你，光就这件事我就可以指控你侵吞公款。管事的哪能有这个权限？真笑话！你只能支配自己的薪水，除此之外，再没其他任何权利。”约翰·西瓦克生气地说。

“是，老爷，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类过错了。”达西尔说。

“到现在为止，你在这个项目中所得的钱，请在收入账上写清楚。在账目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约翰·西瓦克说。

“老爷，数目很小。”达西尔说。

“那没有什么关系，哪怕只有一分钱，你都得补上。现在看来很少，可将来就会成百上千。我打算用这笔钱办一所主日学校^①，懂吗？太太也有这个愿望。好了，你所谈的那

^① 基督教徒所办的星期日教授儿童宗教课程的学校。

块土地在哪儿啊？”约翰·西瓦克说。

仓库后面，有一大块草地。附近的牲畜都来这里放牧。约翰·西瓦克打算在这块草地上建一座卷烟厂。他正是为此事才送儿子柏拉普·西瓦克去美国留学的。同约翰·西瓦克一起，柏拉普·西瓦克和他妈妈也都看了那块地。父子俩还一起丈量了一下那块地的大小，并对哪儿盖厂房、仓库、公事房，哪儿建经理别墅和工人住宅，哪儿存放煤炭，哪儿引来用水，都交谈了许久。最后，西瓦克先生问达西尔：“这是谁的土地啊？”

“老爷，不大清楚，我现在就去打听，也许是属祭司纳格罗摩所有。”达西尔说。

“你估计这块土地，他要多少钱？”老爷问。

“我怀疑他不肯卖。”达西尔说。

“哼！就是他老子的也得卖，他还敢不卖？只要多给几个钱，就是天上的星星也能摘下来。你把他找到这儿，让我跟他谈谈。”约翰·西瓦克说。

“我担心原料来源会有困难，这里很少人种植烟叶。”柏拉普·西瓦克说。

“原料来源就要看你的了。农民不一定喜欢种甘蔗或者种大麦，什么有利，他们就种什么。不用担心。管事先生，明天你定要把那个祭司找到我这儿来。”约翰·西瓦克说。

“好的，老爷，我一定跟他说。”

“不只是说，一定把他叫来。要是你连这件事都办不到，那我只能认为你在做生意方面一点儿本事也没有。”约翰·西瓦克说。

“你本该找个有经验的人担任这项工作。”西瓦克太太用英语对丈夫说。

“不，我最怕那种人，他们利用自己的经验来牟取私

利，才不管你呢！对那种人，我是敬而远之的。”约翰·西瓦克也用英语说。

他们三人边说边向马车走去。达西尔·阿里紧跟在他们后面。这时苏菲娅正站在马车旁跟苏尔达斯谈话，一眼瞧见柏拉普走来，便说：“柏拉普，这个盲人知识非常渊博，真是位哲学家呀！”

“你不管到哪里，总会遇到学识渊博的人。”西瓦克太太说，“喂，瞎子，你干吗要乞讨啊？为什么不做工呢？”

“妈妈，您可别以为他愚昧无知。”苏菲娅用英语对西瓦克太太说。

苏尔达斯从苏菲娅那里博得了尊敬，现在却听到西瓦克太太这样奚落自己，内心十分反感。在尊敬自己的人面前，人们更加不能忍受别人对自己的侮辱。他昂起头说：“上苍使我降世，我为上苍服役。我不能隶属任何人。”

“你的上苍为什么把你变成瞎子呢？是专门让你乞讨吧，你那上苍也太不公正了。”西瓦克太太说。

“妈妈，您这样奚落他，我都替你不好意思。”苏菲娅用英语说。

“上苍是公正的。这是我前世作的孽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都是上苍的法力。它摆布人世，仿佛孩子随时堆砌玩偶的泥舍，又不断将它捣毁。上苍不仇恨任何人，又怎么会对人不公正呢？”苏尔达斯说。

“要是我双目失明，我决不会原谅上帝。”苏菲娅说。

“小姐，所有的人，他们的罪孽都必须由他们自己来承担。这是不能归咎于上苍的。”苏尔达斯说。

“妈妈，我现在也弄不明白，如果基督用他的血为世人赎罪，那末，为什么所有的基督徒的景况会各不相同呢？和其他宗教信仰徒一样，我们当中也存在着穷人和富人、好人和

坏人；缺手、断腿的和各式各样的人，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苏菲娅说。

没等西瓦克太太回答，苏尔达斯说：“小姐，我们自己的罪孽必须由我们自己赎。一旦人们认为别人会承担他们的罪孽，世人就会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了。”

“遗憾得很，苏菲，这么简单的事，你也不懂，虽然彼姆牧师曾多次亲自帮你解决你的疑难问题。”西瓦克太太说。

“那么，在你看来，我们都应该禁欲了，不是吗？”柏拉普转向苏尔达斯问道。

“是的，不禁欲解脱不了痛苦。”苏尔达斯说。

“往身上涂抹圣灰^①，沿街乞讨，本身就是最大的痛苦；它怎么会使人解脱痛苦呢？”约翰·西瓦克说。

“老爷，禁欲不需要涂抹圣灰或者沿门乞讨。我们的圣哲贤者早就说过，涂圣灰或者蓄长发^②，都是骗人的伎俩。禁欲要发自内心。生活在尘世上，又不为红尘所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禁欲。”苏尔达斯说。

“这些话都是印度教徒从古希腊的传说中学来的，他们不了解把这些话付诸实践是多么困难。人世间，决不可能没有喜怒哀乐之情。就是这个盲人，此时此刻得不到施舍，心里也定会诅咒我们的。”西瓦克太太说。

“是啊，什么也别给他，看他说什么。要是他嘴里嘟嘟囔囔，我就用手杖对付他。到时候，什么禁欲不禁欲的，他全都会忘得精光。为了乞讨几个钱，就象狗那样地跑几里

① 圣灰是指印度教湿婆神庙中，苦行者燃点香料后所留下的灰烬。用来涂在身上以保持圣洁。

② 印度教苦行者都蓄长发。